

第二十一章 回娘家遭質問

趙采嫻自暈倒之後，又「病」了兩天，卻沒有人去春澤居看望她，只有第二天二房派人送了兩盒桂圓、一籃桔子過去。

趙采嫻聽說方泓墨病倒時，二房也送過東西，起初收到時還有點高興，然而人躺在床上無事可做時，特別容易胡思亂想。

她越想越不對勁，桂圓、桂圓……跪……暈……那不是暗中諷刺她跪太久才暈倒的嗎？桔子……拒……莫非是暗指公婆拒絕原諒她？

趙采嫻氣得一下子從床上坐起來，要丫鬟立刻把那兩盒桂圓與桔子都扔出去。

方泓硯見狀，一邊勸阻，一邊示意丫鬟把東西收起來，別再讓趙采嫻看見。

他一直陪著她，見她本來心情好好的，忽然就生氣得要扔東西，只覺難以理解，奇怪地問道：「為何好好的東西要扔掉？更何況是二叔父那裡送來的禮呢。」

趙采嫻滿腹委屈道：「你還看不出來嗎？你們方家的人合起來欺我，光欺我還不夠，明著送東西給我，其實暗中諷刺……」她越說越委屈，眼圈跟著紅了起來。

「采嫻，這是妳想太多了，叔父、叔母都不是這樣的人，我從來沒見過他們做這種暗中影射他人的事。」方泓硯聽她解釋了一遍，才知她想歪了，於是勸道。

然而哄了她幾句，她還是不肯信，又說是他太過於相信別人。

方泓硯自己心情也不佳，本來就是采嫻自己做錯了事，現在連帶父母對自己也不滿起來，她卻懷疑、怨恨起叔父一家，任自己勸又勸不聽，哄又哄不進……

他終於忍不住爆發了，「好了！妳能不能安分一點？！我自己的叔父、叔母是什麼樣的人，我自己不知道嗎？妳也不想想今日這種結果到底是誰導致的？」

趙采嫻被他嚇得呆住了，婚後泓硯一直對她百般溫柔體貼，即使昨日事發後，他也未對她發過如此大的火，她是有一點忘形了，卻沒想到他真的會發怒。

方泓硯吼完，氣呼呼地轉身就往外走。

趙采嫻慌忙掀被下床，連鞋子都顧不上穿，赤腳踩在冰冷地上，連走帶跑追上方泓硯，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，哭著懇求道：「泓硯，我錯了，我知道錯了，你別走，我信你的話，我改還不行嗎？」

方泓硯終究耳根子軟，想了想最終沒走，但心裡有氣，臉色並不好看。

趙采嫻見他沒有拂袖而去，這才放心不少，但這病是再也裝不下去了。

這天早晨起床之後，趙晨腳底的血泡小了些，踩在地上也沒那麼疼了，然而方泓墨仍不許她下地，說她若有什麼事都叫人進來吩咐就是了。

趙晨只覺他小題大做，不過亦樂得有人如此寵著、護著她。

她看書時，他把她摟在懷裡陪著她看，她看了一會書，總覺得他老是盯著自己瞧，書都看不進，便回頭瞪他，「你就沒點其他的事做嗎？」

他乾脆地回答，「沒有。」

「那你也別一直盯著我啊，看不膩啊？」

「一輩子都看不膩。」

趙晨笑著啐他一聲，「甜言蜜語說得輕巧，一輩子長著呢，誰知道你以後會對誰再說這樣的話。」

他本就摟著她，稍稍一低頭，嘴唇便湊到了她耳邊，嘴角邊帶著微微的笑意，語調慵懶魅惑，低聲道：「那就要看妳了……」

「看我做什麼？」趙晨被他的氣息與說話的聲調鬧得臉紅，心跳亦快了起來。他卻不說話了，嘴唇輕輕在她耳後頸項處磨蹭著，濕熱的氣息一陣一陣地噴在她肌膚上，她怕癢地縮起脖子，他卻伸手扶住了她的下巴，側頭吻住她的雙唇。手中的書滑落，順著貴妃榻的邊沿掉到地上，卻沒人顧得上拾。

伺候在外間的從露聽見臥房裡有東西掉落的動靜，過來瞧了瞧，見門關著，裡面也沒叫人進去伺候，就垂頭立在房門外，眼神黯然地默默站了一會，終究悄無聲息地走開了。

妙竹恰好從大門進來，與低頭匆匆而出的從露撞了個正著，不禁「哎喲」輕叫了一聲。

她用手捂著被撞的額頭，卻見從露眼圈紅紅的好像要哭，以為她是撞疼了，剛想要問她要不要緊，從露卻推開她跑出去了。

妙竹若有所思地看著她跑開的背影，眉頭皺了起來。

方泓墨風寒既癒，這晨昏定省便無法偷懶了。

趙晨起了個大早，讓從露找出兩身穩重得體的衣裳，因為方泓墨生病，她偷閒了好幾天沒去祖父、祖母那裡請安，今天是除了敬茶那次頭一次請安，還是注意些細節的好。

方泓墨披了件直裰出來，只隨意地繫了腰帶，瞧見她在那兒挑選衣衫準備去請安，便道：「妳腳傷未好，這幾天不用去了。」

趙晨不由失笑，「只是一兩個小血泡罷了，被你這麼一說，倒好像我受了多嚴重的傷似的。」她原地踏了幾步後，道：「加雙厚點的軟底鞋墊，走路已經不礙事，已經失禮了好幾日，再不去總是不妥。」

方泓墨見她執意要去，也就隨她了，又和她說了些家裡晨昏定省的規矩。

方老太爺、方老夫人住和春園，一般情況下，長房固定每五天一次在祖父母那裡用早飯，其餘日子去和春園問過安後就可以各回各房用早飯，二房因為方永德每天應卯，早晨請安就定在休沐的那一天。

晚上就比較隨意，唯一固定的是方二爺休沐那天，其餘時間各房隨意，二房因為早晨去得少，晚上就去得多些。

其實這些情況，在婚後第二天的下午，韓氏就對趙晨說過一遍了，那時候方泓墨失蹤沒在家，所以不清楚她已經知道這些規矩了，趙晨也不和他提這事，就讓他再白白多說一遍。

兩人換完衣裳梳了頭，看著天色將明，晨曦初放，便手牽手地往和春園而去。

方泓墨特意走得慢，好減少她的負擔，趙晨知他體貼，笑咪咪地朝他看，他回頭

瞧見了，也朝她微笑。

走到半道上，偶遇方泓硯與趙采嫻從另一個方向過來。

前幾日方泓硯發了火，趙采嫻知道自己做得過了，放軟了身段小心地陪著不是。

方泓硯聽她說了幾句好話，終究心軟，兩人很快和好如初。

她下頷和脖子上的傷本來就淺，這幾天已經收了口結痂，只要別仰起頭，再將粉塗得厚些，也就看不清了，再看「生病」也沒人理，這病就裝得益發沒意思了，便跟著方泓硯來請安。

方泓硯雖也知當日事情的根源是趙采嫻做錯事，怪不到別人頭上，但還是對大哥直接去父母那裡揭穿此事，而不是先來提醒自己感到不滿，結果他作為趙采嫻的丈夫，還是最後一個知道此事的人。

更讓他憤懣的是，大哥還對趙采嫻動手了，可趙采嫻卻想息事寧人，不讓他找父母評理。

真是冤家路窄，這會兒竟在路上偶遇，方泓硯望也不望方泓墨與趙晨，徑直過去了，趙采嫻瞧了眼他們倆牽著的手，也一言不發地跟著方泓硯走了。

趙晨揚了揚眉，朝身旁的方泓墨看了眼，他臉上沒什麼表情，但她知道他在生氣。察覺到她的目光，他回頭望向她，眼神變得柔和，俊逸的臉上浮起一個溫暖的微笑，「走吧。」

兩人依舊不疾不徐地牽著手走。

方老太爺年近古稀，髮如白雪，臉色紅潤，身體頗為硬朗，就是稍許有點老糊塗，見著趙晨向他行禮，呵呵笑著讓她快起來，又問方泓墨，「泓墨啊，這是你新娶的媳婦啊？第一次見面我得給她紅包……」說著，他回頭向妻子問道：「咱們準備的紅包呢？」

方老夫人也是滿頭銀髮了，腦子比方老太爺清明得多，見狀拍了一下他伸過來的手，嗔道：「哪裡是第一次見啊，這是阿晨，前幾天敬茶的時候不是見過嗎？紅包早給過啦！阿晨還送了一對參呢。真是，越老越糊塗了……」

「啊，給過了？」方老太爺回頭，皺起銀白色的眉毛，微微眯眼，仔細端詳趙晨。趙采嫻在另一邊嘲諷地彎彎嘴角。

趙晨微笑點頭，「確實給過了。」

方老太爺的情況她之前就知道，畢竟好幾天沒來了，老人家又只見過她兩次，健忘不記得她也屬正常，所以早晨泓墨勸阻時，她才堅持要來的。

說話間，方永康夫婦帶著方萱過來了，後面跟著黃姨娘，抱著兩歲的方泓安。

方萱一見趙晨就衝她笑，向二老行完禮後就朝她奔過來喊「姊姊」。

方老太爺又有點犯糊塗，「永康媳婦，萱姐兒怎麼叫阿晨姊姊呢？她不是泓墨新娶的媳婦嗎？」

韓氏向方老太爺笑著解釋，「這是泓墨的媳婦，只不過萱姐兒叫慣了姊姊，一時改不了口罷了。」

「那萱姐兒怎麼管泓硯媳婦叫嫂嫂呢？」方老太爺指著趙采嫻問。

韓氏瞧了眼站在一旁的趙采嫻，趙采嫻咬唇垂下頭，方泓硯站在一旁也覺得尷尬。

韓氏這才道：「這不是阿晨救了萱姐兒的命嗎，所以萱姐兒待她不一樣。」這事情，前日她就和老太爺、老夫人說過了，只不過那時沒提萱姐兒叫趙晨姊姊這一個細節，難怪老爺子要問了。

「哦。」方老太爺這才明白過來，回頭對妻子道：「泓墨媳婦是個好的。」

方老夫人笑著應道：「是。」

趙采嫻只覺方老太爺是在當眾羞辱她，低著頭，恨恨地咬牙，暗悔怎麼就沒有多裝幾天病，早知道今天過來要受這樣的羞辱，她就不來了。

今日並非休沐，便只有長房留在和春園，陪二老用早飯。

方家規矩沒趙府那麼大，吃飯時偶有交談，但也要注意，嚥下食物、放下筷子，才能說話，只不過今日氣氛有點沉悶，眾人的話都比往日少得多，從頭至尾也只有方老太爺和方老夫人發話了，才有人回應。

而這一日是婚後第九日，趙家按禮來接回兩個女兒。

趙采嫻與趙晨先回到嘉沛居，趙振翼與李氏端坐正堂，姊妹倆上前行禮，趙振翼夫婦給予彩匹、冠花、盒食等物，姊妹倆笑著收下後，便坐著閒談。

趙晨喝了口茶，轉眼瞧見坐得端端正正的趙正志，只覺他最近真是改變了不少，好幾天沒見，就連坐姿都變得端正起來，一本正經的模樣可愛又引人發笑。

最近趙振翼請來夫子為他開蒙，想來他雖然頑皮，在嚴厲的夫子面前大概也是不敢造次的。

她笑著問他，「這幾天有沒有用功讀書，沒有躲懶吧？」

趙正志嘟著嘴抱怨道：「姊姊妳們一起嫁人後，就沒人陪我玩了，只有夫子天天要我背書，好不容易妳們回來一次，卻還要問我功課！」

眾人都被他逗樂了，正說笑間，就見雨琴從外面進來，傳話說侯爺夫人要兩姊妹過去敘話。

出了門，趙采嫻臉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一路上也不與趙晨說話，帶著丫鬟徑直走在前面。

她本來就沒興趣和趙采嫻說什麼，只管自己在後面慢慢走。

從露跟在趙晨後面，心神不定，眼神飄忽，忽然被她瞧見了什麼，眼睛一亮，便向趙晨道：「少夫人，妳子難得回來，可否告假離開一會兒……」

趙晨點頭允了，她便面露喜色，道謝後快步離開。

趙晨回頭對從霜道：「妳也去吧，難得回來一次，有熟識的姊妹也可以說說話。」

從霜也喜孜孜答謝走了，剩下妙竹、心香跟著她。

到了尚福園，趙采嫻也不等趙晨，自己先進去了。

雨琴立在門外等著，見到趙晨後，悄聲提醒道：「昨兒夫人收到一封大姑奶奶的信後就來找過老夫人，您小心點。」

雨琴雖是趙老夫人的丫鬟，但被調到趙晨身邊服侍過一段時間，趙晨待下人頗為寬善，雨琴雖服侍她的時間不長，也有所感，如今大姑奶奶寄回的信明顯對趙晨不利，雨琴便忍不住提醒一句，好讓她有所準備。

趙晨朝雨琴輕輕點頭，以示謝意，她不用想就知道，趙采嫻寫的信會是什麼內容。

趙老夫人果然一臉陰沉，開口就問起方萱之事，「晨姐兒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妳不是答應祖母要讓這事兒爛在肚裡嗎？怎麼妳們嫁過去沒幾天，方家人就都知道了呢？」

雖然明知道這事就是紙包不住火，遲早要破，自己人捅破與被別人捅破比起來，感覺到底是不一樣的。

趙采嫻在旁邊冷冷哼了一聲。

其實自從前幾天真相揭穿後，趙晨就考慮過這種情況了，趙采嫻不告狀就像牛不吃草貓不偷腥一樣，根本不可能。

趙老夫人本來就寵趙采嫻，李氏收到信後，第一時間來找趙老夫人說的肯定也不會是什麼好話。

趙晨看了眼眸中流露得意之色的趙采嫻，再望向趙老夫人，不疾不徐地說道：「祖母，您還記得綏靖公府門口遇著方家人的時候，萱姐兒一見著孫女就叫姊姊的事嗎？後來宴席中，萱姐兒又拖著她姊姊來找孫女，你們都說那孩子和孫女特別投緣。」

趙老夫人微微皺眉，回憶起當時的情景，緩緩點頭。

趙晨又道：「孫女嫁到方家後，萱姐兒仍是不肯改口，一見我就叫姊姊，見著姊姊，卻是肯改口叫嫂嫂的。就是這樣才引起方家人的懷疑，追問萱姐兒為何始終叫我姊姊。萱姐兒才說出有壞人抓她時，是我救了她，後來公婆又叫來姊姊讓萱姐兒相認，萱姐兒親口說，姊姊不是救她之人。」

趙老夫人看向趙采嫻，眉頭卻皺得更緊了，「采嫻，這事真是方家小姐親口說出來的？」

此事見證者眾多，趙采嫻本來在信裡隱瞞沒提，這會兒當面對質卻沒法否認，只能恨恨道：「事情過去那麼久，方萱一直沒說過，偏偏妹妹嫁過去沒幾天她就說出來了，還不是妹妹故意誘使她說出來的！」

趙晨對她這強詞奪理的態度已經習以為常了，並不生氣，「祖母，孫女若是有心坑害姊姊，之前有許多次機會揭穿這件事，又怎麼會等到現在才說？當天事情敗露，是公公、婆婆要萱姐兒向姊姊道謝，萱姐兒卻拒絕了，親口說不是姊姊救了她，孫女即使再幫著姊姊隱瞞也沒用啊，公公、婆婆精明多智，如何會信？」

趙老夫人聽完她這番話，沉吟了會兒，對她道：「這事情我都清楚了，妳先回去吧。」

趙晨聽祖母這麼說，知她是要留下趙采嫻單獨說話，雖然自己能說的都說了，卻不知祖母對此事到底如何看法，起身時便輕聲問道：「祖母，您會不會怪我？」

趙老夫人心底道了聲罷了，采嫻剛才已經承認是方萱說出真相的，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怪不到晨姐兒頭上，她再是偏愛，對采嫻這些舉動還是沒法偏袒。

她長歎口氣，搖頭道：「不能怪妳，這事……從頭到尾都是采嫻錯了。」

趙晨告辭離開。

趙老夫人也沒說話，只看著趙采嫻歎氣。

昨天李氏拿著信來找她時，她是真的生氣，可經過一個晚上，怒氣是漸漸消了，

心頭反而莫名輕快，就像是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。

不得不承認，這事兒從一開始就錯了，將錯就錯拖到現在，如今只是真相大白而已。

趙采嫻卻只覺得祖母的心偏向了趙晨，對自己不像以前那樣好了。

她恨恨地盯著趙晨的背影消失在門外，回頭對趙老夫人憤懣地說：「祖母，妳怎麼說不怪她？要不是她……」

趙老夫人擺擺手，阻止趙采嫻繼續說下去，「嫻姐兒，做人不能光想著別人的錯處、壞處，自己要是沒毛病，還會怕別人挑刺嗎？妳剛嫁過去就出這麼件事，妳讓公婆怎麼看妳？回去以後千萬別再和晨姐兒針鋒相對了，也別哭哭鬧鬧，弄什麼下跪求饒了。」

「韜光養晦，本本分分地做人家兒媳才是正理，日久見人心，妳公婆不是心胸狹隘之人，時間長了，見妳誠懇改錯，自然會原諒妳。泓硯既然是個上進的，妳就好好幫襯他，把他伺候好了，他要是好了，妳還怕沒好日子過嗎？記住祖母的話，女人終究是要依靠丈夫的，晨姐兒再能幹，她丈夫不賢，她以後又能好到哪裡去？」

趙采嫻這才氣平了些，但趙老夫人說的這些話，也只有最後兩句她聽得順耳。

趙晨回到嘉沛居，李氏見她一個人回來了，看她臉上神情又看不出什麼，與她客氣了幾句就離開，往尚福園找趙采嫻打聽結果去了。

趙正志今天仍是要讀書的，因為姊姊回家，趙振翼與夫子打過招呼後，夫子便答應讓他晚一個時辰再去，這會兒他已經回去上學了。

趙振翼今日也是特意告了假回來的，一方面今日是個大日子，他想看看兩個女兒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李氏把趙采嫻的信給他看過了。

兩個女兒是何種性子他還不知道嗎？自然不會信趙晨是背後告密之人，而單看趙采嫻的一面之詞，對整件事情瞭解不全，這會兒見李氏離開，便正好向趙晨問個清楚。

趙晨把事情從頭到尾講了一遍，把方泓墨告訴她的在四宜居裡發生的事情都講得細緻明白，一直講到趙采嫻跪地求饒為止。

趙振翼把她的話與趙采嫻的信兩相對照，趙采嫻的信完全沒提四宜居內發生的具體事情，只說趙晨借方泓墨之口向公婆告狀，害她不得不在公婆面前下跪，哭到暈過去了也沒人理。

一個條理清晰，事實細節俱在，一個充滿臆測，通篇憤懣抱怨，哪一個更可信，不言而喻。

趙振翼濃眉不得由皺起，想著要與趙采嫻好好談談就行了。

趙晨與父親說了會兒話，再去看望二叔、二嬸，路上遇見從霜回來，趙晨見她一個人回來，順口問了句，「從露沒和妳一起回來嗎？」

從霜搖頭，「婢子一直沒見著她，也不知去哪兒了。」

趙晨納悶，這丫頭沒去見舊姊妹一個人跑去幹麼了，想了想便問從霜，「妳和從

露在一起時間最久，妳覺得她最近有沒有和平時不一樣的地方？」

那丫頭在她面前一點不露，但在從霜面前就不同了，畢竟吃住都在一起，又是年齡相近，若真有異常，多少會在從霜面前流露出些端倪。

從霜的性子有些大刺刺的，聽趙晨這麼問，仔細回想了一會兒，才點點頭，「還真有點不一樣，她這幾天都喜歡一個人待著，話也說得少了，沒什麼精神的樣子……對了，有天夜裡婢子醒過來時，好像聽見她哭，問她她又說沒有。」

妙竹聽見趙晨問從露的事，猶豫著要不要說那天撞見的事，等從霜說完後，終究還是補充道：「前一日婢子見她從主屋出來，低著頭也不看路就往外衝，婢子沒防備，和她撞到一起，見她一副要哭的樣子，還以為她是撞疼了，可剛問她要不要緊，她推開婢子就跑出去了。」

說話間，已經走到了嘉源居外面，趙晨便把這事先擱一邊，進去與二叔、二嬸敘話。

第二十二章 夫妻交心談往後

這是趙晨回到趙家後，最放鬆、最具溫暖親情的一次談話了，趙振羽、阮氏不會問趙采嫻的事情，只問她在婆家過得好不好，是否習慣。

她微笑著回答，「起初自然是有點不習慣，畢竟是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好在公公十分明理，婆婆也很貼心，二叔一家都知書達禮，小姑娘靜溫柔，萱姐兒與侄女頗為親近……」

阮氏見她把婆家人幾乎誇了個遍，卻完全不提丈夫，拉著她的手小聲問：「妳和嬸娘說說，泓墨待妳如何，到底好不好？」

回門那天，方泓墨的表現在不能讓人放心，看上去他對這樁婚事十分不滿，她和丈夫私下幾次談起此事，都覺得晨姐兒在婆家的日子實在讓人憂心。

聽見她問起方泓墨，趙晨不由得笑容加深，滿臉幸福，連眼睛裡都是笑意，「他待侄女非常好。」

阮氏不太敢相信，但看她的神情，這份喜悅與甜蜜確是發自內心，不是偽裝出來的，又聽她說了幾件事，都是方泓墨如何溫柔體貼待她的，才終於相信了。

阮氏回頭看了趙振羽一眼，兩人都是笑容滿面，連聲說：「好好，那就好。」

一番敘話，趙晨終於能毫無壓力地開心地笑一回，只想留在二叔、二嬸這裡直到回方家為止，不過今日並非尋常省親，沒法那麼隨意，趙老夫人在尚福園設了家宴，中午趙家眾人還是要聚在那裡用午飯。

家宴結束後，趙老夫人要休息了，各房便告辭回各處。

趙晨與趙采嫻走在趙振翼的夫婦後面，趙采嫻忽然輕聲對她道：「妹妹，我有話對妳說。」

趙晨瞥她一眼，冷冷道：「講吧。」

趙采嫻卻不說話，只放緩了腳步，趙晨只好跟著放慢腳步。

直到前面趙振翼夫婦轉過一個彎，看不見了，趙采嫻揮手讓自己的丫鬟都走遠，又看看趙晨身後的幾個丫鬟，示意她們也退開。

趙晨擰眉，因為不知趙采嫻安的什麼心，便只讓妙竹、心香離遠些，仍然留下從

露、從霜在身邊以防萬一，「姊姊有什麼話便直說吧。」

妙竹、心香知道從露、從霜是趙晨娘家帶過來的，一直貼身服侍著，親疏到底有別，且二少夫人想要說的話，她們恐怕不聽見更好，因此走得遠遠的，才站定望著這邊。

趙采嫣見她對自己的戒心十足，忽然充滿嘲諷地笑了起來，「妹妹，妳只知防著我，可知道身邊最親近之人才是妳最應該提防的？」

趙晨不明白她的意思，盯著她瞧，等她繼續說。

趙采嫣今天回來，本是想看趙晨被罵，沒料到最後卻是自己挨訓，聽完祖母教訓，又被父親訓斥，母親還不敢替自己出頭爭辯，弄得她現在滿肚子的火氣。全因為趙晨，她才會這麼倒楣，她才不會讓趙晨這麼順心如意地過下去！

她掏出一條手帕，在自己的下頷與脖頸交界處擦了幾下，粉擦去後露出下面的疤痕，她揚起下頷，指著那一道道傷痕說：「妳瞧見這疤痕沒有？」

趙晨像第一次注意到般，面露驚訝之色，「這是傷痕？我只以為姊姊這幾天火氣太大，發了痘瘡呢。」

趙采嫣氣得冷笑，「妳就算沒注意到我這傷，方泓墨手上的傷妳不會看不見吧？」

趙晨彎彎嘴角，「自然看見了，泓墨那天被一隻來路不明的野貓給抓了。」

趙采嫣咬牙，臉色都變了，「妳難道看不出那傷不是貓爪抓的嗎？妳再看看我脖子上的傷疤，難道看不出是同一種傷痕嗎，難道妳就不曾察覺方泓墨瞞著妳許多事嗎？」

要不是那天晚上與泓墨坦誠談開了此事，恐怕這個時候自己真的要多心，至於現在，既然趙采嫣送上門來了，豈有不狠狠打擊之理？

趙晨淡然笑道：「我相信他做任何事必然有他的緣由，而且啊，有些人必須要得些深刻的教訓才能老實做人……哦，我是說有些分不清好歹的野貓。」

趙采嫣挑撥目的沒有達成，反被羞辱了一番，氣得臉都青了，「妳別得意，妳都不清楚方泓墨究竟是怎樣的人就說相信他！妳知道他平日裡結交的都是些什麼人？妳又知道他時常去什麼樣的地方玩樂嗎？」

趙晨很驚訝，「姊姊這麼說，難道說妳比我更清楚他是怎樣的人？那不如姊姊告訴我，泓墨平日裡都去什麼樣的地方玩樂？」

趙采嫣自知失言，頓了頓後道：「我是聽泓硯說的，泓硯難道不比妳更清楚他大哥嗎？他去的那些地方我都說不出口……」

趙晨沒再理她，叫上妙竹、心香就走了。

趙采嫣站在原地，瞪著趙晨的背影冷冷哼了一聲。

傍晚時分，方氏兄弟來接姊妹倆，表面一片和氣。

方泓墨與上次回門時比，像是換了個人似的，對誰都是客客氣氣地微笑著說話，他生得又英俊，刻意討好人，沒有人不吃他這一套的，就連趙老夫人也被他幾句恰到好處的恭維話給逗得笑起來，姊妹倆在一片祥和歡樂又帶點依依不捨的氣氛中告別了娘家人，各自上了馬車。

馬車上，趙晨望著方泓墨語帶深意地說：「我直到今日才深切體會到，你有多會逗女人開心。」

他唇角一勾，「妳不喜歡？」

「那就要看你是逗誰開心了，今天這樣我很喜歡。」趙晨微微一笑，「我娘家人總算對你有所改觀，我也安心多了。」

方泓墨收起笑容，正經地說：「妳可以放心，我不會再像回門那日那樣了，今日也算是補償吧。」

趙晨含笑嗔道：「原來今日只是補償，再也沒有下次了是吧？」

「是，以後只會逗妳笑，對別人都沒有下次了。」他眉梢微妙地挑起，墨眸含笑地望著她。

趙晨察覺自己的小心思被他看穿了，不禁有些不好意思，可心裡到底是甜的。晚上兩人獨處時，趙晨舒舒服服地靠在方泓墨的懷裡，兩人一起窩在榻上說話。

方泓墨問她，「今日回去，妳家裡人有沒有為難妳？」

趙晨把眾人的反應都告訴他，「你放心，祖母還算是明理的，就算心偏向趙采嫣，處事仍會公平，至於父親，他是信我的，再說這件事本就是他們理虧，只不過……」

方泓墨挑眉，「只不過？」

趙晨略一猶豫，還是道：「趙采嫣單獨找我說話，給我瞧了她的傷，我知道那日是怎麼回事，當然沒有理會她，她見沒能得逞，又說了些頗為奇怪的話。」

「她除了挑撥離間，還能說什麼話？」方泓墨不屑道。

趙晨聽他語氣淡然，忽覺自己是否太小心眼了，趙采嫣上次連她和太子之間的事都能編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要造點謠、生點事那是再輕易不過，於是搖搖頭，輕笑道：「確實還是挑撥離間，不說也罷。」

方泓墨低頭，湊近她耳邊吹氣，「上次是誰說了要坦誠相待，什麼話都要明著說，還說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我把她說的話原原本本都告訴你總行了吧。」趙晨被他這口氣吹得從耳朵眼一直癢到心裡，趕緊捂住耳朵，把這無良混蛋推遠點，只覺自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

接著她便把趙采嫣氣憤之極下對她說的原話學了一遍。

「她說：『妳別得意，妳都不清楚方泓墨究竟是怎樣的人就說相信他！妳知道他平日裡結交的都是些什麼人？妳又知道他時常去什麼樣的地方玩樂嗎？』」她看了眼方泓墨，見他笑容淡了，又道：「我不是信了她的話，我自然知道她的目的，只是覺得她說話的語氣奇怪，就好像她真的比我更清楚你為人似的。」

方泓墨默然一會兒，然後開口道：「若是我說那些並非完全挑撥，妳會作何想？」

趙晨像是心尖上被誰狠狠扭了一下似的，忽然說不出話來了，過了好一會兒才勉強笑道：「我早知你是個浪子，只不過、只不過……」

只不過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事實而已，但真要想起，還是會介懷，只因情根已種。

方泓墨瞧著她臉上神情變化，忽然微笑，「我要是說那些全部都是誹謗造謠，妳

又會作何想？」

趙晨瞪著他，他居然還笑得出來，她是真的生氣了，「能不能說句真話？」他湊過來抱她，被她氣惱地推開了，「別嬉皮笑臉的！這事能拿來說笑嗎？我又不是不能接受你的過往，只要你坦誠相告，可你居然耍著我玩，一點都不知道我剛才那一瞬有多難過。」

方泓墨見她真的氣壞了，便收起了笑容，神情誠摯地一口氣說道：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這身子在妳以前沒碰過別的女人，不過……我說那些並非完全挑撥，也是真的，絕對不是耍著妳玩。我過去結交的那些人，確實有許多不堪之處，煙花之地我也去過幾次，只是喝酒，那些女人我完全沒……」

趙晨又氣又羞惱，「誰問你女人的事了？！」

方泓墨一臉詫異地道：「妳不是為女人的事吃醋嗎？」

趙晨順手抄起一旁的書往他身上砸過去，他一閃身躲過了，她還想找個什麼東西扔他，他已經撲過來，將她抱住按在榻上，低頭鼻尖貼著她的鼻尖，悠悠然道：「想謀殺親夫也要選對武器才行。」

她朝一邊側過頭去，聲音悶悶的，帶著鼻音，「以後別拿這種事說笑，我心眼小得很。」

方泓墨見她本來明澈的眸子裡有瑩潤的水光浮現，心頭忽然一陣異樣，像是輕微的疼痛，又像是有什麼東西融化了一般，不自覺放柔了語調道：「是我不好，以後再也不拿這種事說笑，妳問我什麼，我就老老實實答什麼。」

趙晨仍是沒給他好臉色看，方泓墨也就不說話了，躺在她身邊，肩並肩靠著，去拉她的手。她沒好氣地把手抽出來，他又抬腕抓住了她的手握住不放。

「跟個牛皮糖似的……」她悻悻然道，終究沒能再用掉他。

房間裡靜悄悄的，誰也沒說話。

沉默了一會兒後，趙晨問他，「既然提起了，你往後有何打算？總不能一直這麼無所事事下去。」

他自己都說了那些狐朋狗友不堪交往，且看他在霞秀山偶遇那兩人時的情景，他說的並非虛言，大概是真想要揮別過去，重新做人了。

方泓墨沉吟道：「一時半會兒也想不到什麼事可做，就先留心著吧。」

趙晨聽他口氣，竟是不準備依靠家裡那一大份產業，而是自己獨立去闖一片天下。她雖不甚贊同，但也知他與父親間隔閡已久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亦非一朝一夕可以消融，索性不加勸阻。為今之計，還是要先修復他們父子間關係才行。

趙晨沉沉睡著後，方泓墨睜開漆黑如夜的眼眸，久久凝望著帳頂。

趙采嫻今天對阿晨說的話，十分耐人尋味……

這一世的自己雖然也是不務正業，耽於玩樂，卻遠沒有墮落到那種地步，誰告訴她的？

阿晨問他的時候，他忽然不知該怎麼答她，是完全的坦誠，還是一半真、一半假？最後才會用玩笑掩飾，只是手法拙劣，差點害她哭一場……

趙采嫣，她四月初一會去萬華寺，是因為預先知道萱姐兒會在那裡出事嗎？但陰錯陽差之下，她沒能得逞，反而讓阿晨救了萱姐兒，馬車相撞後，下車時她認出他來了，所以又故意撞了阿晨一下，讓阿晨摔到他懷裡？

之後的綏靖公府百日宴，她沒對他用計耍手段，反而挖空心思嫁給了泓硯。

她恨他恨得入骨，難道不僅僅是因為他下套揭穿她搶功之事……

一個詭異卻清晰的結論逐漸浮現在他的腦海——趙采嫣也有另一世的記憶，重生的時機比他還早了半年以上，是因為她死在他之前嗎？

方泓墨眉頭緊緊皺起，此事頗為棘手……

他思緒紊亂，便側過身用手撐著頭，望著沉靜入睡的趙晨。他曾答應過她，要坦誠告訴她所有的事，但這件事實在太大了，何況還這麼離奇詭異，即使說了，她會信嗎？

當日她說的是「從今天開始的所有事」，這事算是發生在那一天之前，暫且還是不告訴她吧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從和春園請安回來後，方泓墨說要去還朋友字畫，出門去了。

趙晨把從露獨一個叫進來，卻不說是為何事，只定心坐在那兒臨帖。

從露原地站了會兒，不見吩咐，頓時惴惴不安起來，卻又不敢發問，等站了一刻多鐘，終於還是囁嚅著開了口，「小姐，婢子是否有什麼地方做錯了，惹您生氣了？」

趙晨聽她喊「小姐」而不是「少夫人」，自然是因為這樣叫比喊少夫人要親近許多，想起這丫頭陪自己這麼長時間，也曾立下過不少功勞，不禁輕歎口氣說：「我待妳如何？」

從露聽著這句話，頓時嚇壞了，不是犯了極其重大的過失，小姐如何會出此言？這話一旦說出來，不是要嚴懲，就是要趕人走了。

她急忙跪了下來，誠惶誠恐地磕了個頭，才直起上身回道：「小姐待婢子極好，婢子也始終忠心服侍小姐，從未有過二心！您別趕婢子走，婢子寧可受罰也不願離開小姐身邊。」

趙晨淡淡看她一眼，「妳做錯什麼了，我會趕妳走？」

從露一時語塞，想來想去，昨日一早小姐對自己還是好好的，今天問的只能是在趙府的那件事了，從霜沒見著自己，小姐一定是懷疑自己去了何處，便道：「婢子昨日在趙府不該……不該……」她吞吞吐吐了好一會兒，終於漲紅了臉，羞愧地說出口，「私自去見……別人。」

趙晨頗感意外，看她神情扭捏倒不像撒謊，便追問了一句，「妳去見誰了？」

「……大牛。」

原來周嬾嬾之前有個丈夫，也是趙府裡做事的，壯年就得病去世了，也沒留下子女，只有個侄兒鄭大牛，在趙府做跑腿之類的粗活。趙晨憶起這麼個人，不由得失笑，原來是她想多了。

之前聽從霜、妙竹說來，她本覺得從露這丫頭是年紀到了，情竇已通，在單相思，

畢竟她是小時候從外面買回來的，趙府裡沒有會讓她憂心思念的家人。想不到這丫頭卻是因為兩地相思而苦惱，昨日半天不見蹤影，原來是去見鄭大牛了。

周嬾嬾自己沒有子女，與這侄兒還挺親近，時常給侄兒送去點吃用的東西。周嬾嬾身體不適時，鄭大牛不便進內院探望，卻總是會託人帶點東西給周嬾嬾，是個品性不錯、有情有義的青年。

從露與鄭大牛有不少接觸的機會，大約是日久生情了，但自從陪嫁過來之後，她再無機會去見他，自然會觸景傷情。

趙晨在心裡把事情前因後果理順了，也就諒解了從露，只是不能縱容她隨意私會情郎，所以仍板著臉道：「從露，妳這事為何不早對我講？若是昨天老實向我說明，難道我會不許妳去見他？能正大光明地去見他，為何非要這樣偷偷摸摸地私會？妳眼裡還有我嗎？若是讓別人知道這件事，不光會覺得妳沒規沒矩，更要說我約束不力，給其他丫鬟看在眼裡，以後還會不會服侍？妳說妳該不該罰？」

從露慚愧地點點頭，小聲道：「婢子確實該罰。」

丫鬟私會情郎的事可大可小，要是弄出什麼事情來，連她都要受牽連，趙晨有心要從露得個深刻教訓，以後不敢再犯，便讓她在屋裡跪著反省。

大半個時辰之後，趙晨寫完最後一個字，擱下筆，再看了眼從露，見她始終垂著頭，老老實實地跪著沒動過，也沒開口試圖討饒，這才道：「罰妳兩個月的月錢，以後若有再犯，就不單單是罰月錢了，起來吧。」

「是，謝小姐開恩！」從露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，站起來謝過便要走。

趙晨有心試探，趁著此時她最放鬆，又叫住她，「從露，妳和鄭大牛兩人都是真心的？」

從露臉蛋微紅，小聲道：「婢子是真心的……大牛哥，應該也是……」

趙晨點點頭，沒再問其他，讓她出去了。

晚上方泓墨回家時，手裡拿了一樣東西，穿在竹籤子上，一進門就遞給趙晨道：「喏，買給妳的。」

趙晨仔細一瞧，兩根細長的竹籤上，穿著一小塊金黃透亮的糖塊，外面包著一層透明的糯米紙，乍一看和棒棒糖差不多，不禁好笑道：「你買這小孩子吃的玩意兒給我做什麼？」

「只有一半是妳的，還有一半是我的。」方泓墨指指那兩根竹籤，又道：「這糖是軟的，妳來分。」

趙晨便一手捏著一根竹籤往外掰開，糖果然是軟的，外面裹的糯米紙很快撕破了，可糖卻又黏又韌，隨著兩根竹籤分開扯成了長條，居然拉得極長還是沒斷。她瞧了眼方泓墨，這壞心眼的傢伙果然在笑。

趙晨索性不分了，將兩根竹籤子併在一起遞給他，「分不開，你要想吃就自己全吃了吧。」

方泓墨卻不接，「這是特意買給妳的糖，妳不要吃就扔了吧。」

趙晨一開始沒防備，把這糖扯得太長，其實仔細一想就知道怎麼分了，只要兩根竹籤互相繞著轉，這糖就算能扯得再長，也終是會斷的。

可她看著手裡的糖，忽然想起昨晚罵他的那句「牛皮糖」，這人今天就真買了根怎麼扯也扯不斷的糖給她，也不知道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，想想忍不住笑了出來，說了句，「好好的糖幹麼扔了？」便放在嘴裡含著。

「甜不甜？」

「甜……」

飯後，趙晨要方泓墨陪她出去走走。

夜色純淨，無雲的夜空宛如一大塊通透墨玉，上鑲一彎金鉤，綴銀星無數。

兩人牽著手，邊走邊聊，趙晨想起他一早就出門了，傍晚才回來，便問他還字畫怎麼去了那麼久。

方泓墨笑著解釋道：「畫是還給子毅的，我借來許久了，之前我自己一堆爛攤子，顧不上別的事，前兩天遊霞秀山時才忽然記起來這事。子毅是不好意思開口催我還，我卻知道他心裡肯定記掛這兩幅孫浩思的真跡。今日去還的時候，他卻出門去了，我不放心別人轉交，等到他回來才物歸原主了，他又留我用午飯，這才拖延許久。」

趙晨點點頭，心裡把這個「子毅」歸到了泓墨的「知交好友」那一類去了。

接著，方泓墨又道：「午後我又去做了件妙事。」

趙晨好奇地問他，「什麼妙事？」

「找人借錢。」

趙晨略感訝異，他應該不至於缺錢到要去借的地步，更何況找人借錢怎麼會算是一件妙事？

「想來你借錢是假，另有目的吧？」

方泓墨搖頭歎道：「早知夫人機智，什麼都瞞不過妳。」

趙晨嗔道：「這麼簡單的道理，任誰都想得到的，恭維的話少說，老實交代，你為何要去借不需要的錢？」

「我今日去專找以前一起吃喝玩樂的朋友借錢，一借一百兩起，讓那些人知道我被父親斷了錢財來源，徹底沒錢了，以後他們就不會來找我出去玩樂，恐怕見了我還會退避三舍，生怕我再去向他們借錢。」

趙晨聽完，贊同地點點頭，「果然妙招，以退為進，比直接絕交好得多了。」她忽而又想起一事，「要是真有人肯借錢給你怎麼辦？」

「自然是先收下再說，過幾天再去找他借。」

趙晨忍俊不禁，笑出聲來，方泓墨亦笑。

兩人笑了一陣，他問道：「妳白天獨自在家無聊不無聊，想不想我？」

趙晨嘴角彎起，「才沒空想你，我要做的事可多了。」說著，簡略地提了下從露的事。

方泓墨聽完竟歎了口氣，趙晨不覺訝異地看了他一眼。

只聽他意興闌珊地道：「虧我在外面時時刻刻都想著妳，妳卻半點沒把我放在心

裡，我這虧可吃大了。不行，明天開始不想妳了，虧本也虧得少些。」
趙晨生性內斂，即使用情再深，也不會把這些愛戀思念之情掛在嘴邊，偏偏碰上這麼個沒羞沒臊的，情話張口就來，但聽著心裡到底是歡喜的，雖然她不接他的話，嘴角卻彎彎地一直翹著。

第二十三章 從露與鄭大牛

兩人隨興走了會兒，方泓墨見漸漸往四宜居方向去了，心中微動，望向趙晨。
趙晨見他發現了，微笑道：「我才做你家新婦，總不能太散漫，須得要好好孝順公婆才行，你就當是陪我好不好？」

她都這麼說了，方泓墨也不好再拒，便順著她一起進了四宜居。

方永康夫婦見他們過來了，意外之餘頗為驚喜。

方泓硯與趙采嫣竟也在，兩人驚訝之餘，神情略顯尷尬。

方泓硯先反應過來，站了起來，趙采嫣跟著站起，卻半垂視線不看他們，兩人一起淡淡地喊了聲「大哥、大嫂」。

方泓墨與趙晨點頭回禮，過去向方永康夫婦行禮，韓氏笑著讓人把方萱帶出來。趙采嫣更覺尷尬，她昨日在趙府與趙晨私談，本想引她猜疑，反被羞辱之後，氣憤難平。回來後一夜難眠，深夜裡想了許久，反覆琢磨祖母對她說的話，越琢磨越有道理，為今之計，還是應先挽回並緩和與公婆之間的關係，於是今天晚上她就拉著方泓硯一起過來了。

公婆雖然不甚熱情，總也不至於趕她出去，陪著說了會兒話她就想找個時機，向他們誠懇認錯的，誰料方泓墨就和趙晨過來了，婆婆還立時把方萱叫出來，這不是故意讓她難堪嗎？

她心底雖然覺得難堪，卻硬是壓抑下去，臉上還露出一個微笑來。

方萱出來瞧見趙晨，烏溜溜的圓眼睛就像月牙兒般彎了起來，笑著叫了聲，「姊姊！」撒開丫鬟的手朝她跑了過來，壓根沒看其他人一眼。

趙采嫣白白浪費了準備好的笑容。

韓氏嗔道：「這孩子，這兒還有其他人呢，快叫人啊。」

方萱這才轉過臉，一個個叫過去，「大哥、二哥、嫂嫂。」

趙晨抱起她，輕笑道：「哎，我們萱姐兒又變沉了，快要抱不動妳了。」

方萱自豪滿滿地說：「我吃了好多肉，還有菜，還有一大碗飯。」邊說邊用小手比劃出一個大圈。

趙晨笑著誇道：「萱姐兒真乖，飯吃那麼多，難怪長得這麼快。」

韓氏朝她招手，示意她過去，趙晨便把方萱輕輕放下地，牽著她軟綿綿的小手過去，在韓氏身邊坐下說話。趙采嫣一句話也插不進，只好微笑著陪在旁邊。

方泓墨看一時半會兒是走不掉了，也只能找個椅子坐下。

他們說了一會兒話，方萱開始無聊起來，纏著趙晨要玩。

趙晨略作思忖，向方萱的丫鬟要了條手帕，說：「嫂子變個好玩的給妳玩，可是啊，有個要求，妳不能偷看，一偷看，好玩的就沒有了。」

方萱信服地點點頭，乖乖閉起眼睛，濃密捲翹的睫毛蓋下來，好像兩把小扇子，

在肉嘟嘟的粉嫩小臉上灑下一絲絲的淡淡影子。

一屋子的人也都不由自主地好奇起來，望著趙晨手中的帕子，看看她要變什麼戲法。

趙晨把手帕對角折起來，變成一個三角，再把兩邊的尖角分別往中間折，每邊大約折去整個長度的三分之一，接著再次把兩邊往中間折，也是大約三分之一長度。看到這裡，方永康夫婦已經猜到她要做什么了，不由得露出會心的微笑，卻也不說破，看著她繼續做。

趙采嫻嘴角勾了勾，她也是知道這個把戲的。

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，正逢鼠年的春節裡，父親用手帕折了兩隻小鼠給她們姊妹倆。她嫌自己那隻做得有些歪斜，不好看，就要趙晨那隻，趙晨和她換了，她又覺得第二隻耳朵兩邊大小不同，一個不高興就把手帕鼠扯散了。

再後來是母親另給她折了一隻，終於讓她滿意了，拿到趙晨面前炫耀，趙晨也不知什麼眼光，非說兩隻手帕鼠一模一樣沒什麼差別，現在想起來，她定是逞強不肯承認自己那隻不好……

趙晨把手帕翻捲了幾下，抽出了頭尾，一頭打結，扯出兩隻圓圓的小耳朵。她把這隻手帕鼠托在掌心，對方萱道：「好了，可以睜眼了。」

方萱睜開眼睛，漆黑的眼珠望向趙晨手裡，見她輕輕撫摸著什麼，但眼睛閉得久了，一時不能適應，連眨了好幾下才看清眼前之物，不禁好奇地笑起來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小老鼠啊。」趙晨摸了兩下，托著手帕鼠的那隻手，手指在鼠的尾端下方稍稍用力一撥，手帕鼠像是活物般，驟然從她的掌心竄了出去。

方萱吃了一驚，小嘴張大，眼珠瞪得溜圓，接著便「咯咯」笑了起來，跑過去撿起地上的手帕鼠，拿在手裡看了半天，就是看不出它怎麼會突然竄出去的，便放回趙晨手裡，要她再耍一次。

這回趙晨要她輕輕撫摸小鼠，自己的手指一撥，小老鼠又竄出去了，把方萱逗得笑個不停。

韓氏回頭望了眼方永康，見他也是滿臉微笑地看過來，夫妻倆不約而同地回憶起好多年前的情景，那時候是她折好了手帕鼠，只不過「小鼠變活」的把戲她耍不好，便讓方永康來做，一樣逗得兩兄弟笑個不停，一遍一遍地要方永康再來一次。方泓墨嘴角含笑，望著笑盈盈的趙晨與開心歡笑的六妹，也憶起當年和樂融融的情景，再看父母同樣帶笑，眉間眼角卻添了細紋的面容，忽然生出些酸楚來。夜漸深，方萱該睡覺了，她被丫鬟牽回房時，手裡還一直捏著那隻手帕鼠，方永康夫婦也準備休息了。

離開四宜居後，兄弟倆之間一句話也沒說過，倒是臨分別時趙采嫻對趙晨問了句，「妳還記得小時候那兩隻手帕做的鼠嗎？」

「自然記得。」

「妳那時候覺得那兩隻是一樣的，現在還這麼覺得嗎？」

趙晨笑了笑，「當時那兩隻是不是真的一樣，我早忘了，不過我倒是覺得，握在

自己手裡的，不管好壞，總比在別人手裡的要強。」

趙采嫻不屑地嗤笑了一聲，轉身跟方泓硯往另一條路去了。

快到春澤居的時候，方泓硯一轉眼，忽然瞧見遊廊柱子的陰影裡立著一個丫鬟，驚訝地「咦」了一聲，剛想問她是哪個院子裡伺候的，在這裡等誰，卻聽趙采嫻搶著道——

「是我找她過來問話的，泓硯，你先回去，我問幾句，一會兒就好。」

方泓硯見她認識這丫鬟，便點點頭走了。

趙采嫻等他走遠，便開始小聲問那丫鬟，丫鬟也小聲答她，竊竊私語了一刻多鐘，趙采嫻又交代了她幾句，那丫鬟才行了禮匆匆走了。

方才方泓墨站在道口，默默聽著姊妹倆暗藏機鋒的鬥嘴，目光卻只盯著方泓硯漸遠的背影，眉頭微凝。

雖然猜到趙采嫻亦是重活這一世的，但如何處置此事卻是個極為棘手的問題，目前來看，方泓硯對此是完全不知情的，念及父母關切之心，念及兄弟情義，自己若是真要把趙采嫻弄得身敗名裂，對今生的方泓硯不公平外，恐怕還會傷了父母的心。

前世之事，就任其逝去，今生之人，且待珍惜，不僅是阿晨，更有父母兄弟，但若趙采嫻不肯安分……

夜深了，風吹在身上已經有了幾分入骨的寒意，趙晨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方泓墨見她畏寒的樣子，脫了身上外袍給她披上，一面道：「明知道自己怕冷，也不多穿點出來。」

趙晨心裡嘀咕，還不是要騙你去四宜居才沒多穿，飯後散步時還沒這麼涼，那時若特意交代丫鬟，帶上鶴氅顯得多奇怪。

她沒把這話說出來，卻忽聽他輕聲說了句，「謝謝。」

她嘴角彎起，把仍然帶著他體溫的外袍裹緊。

第二天一早，方泓墨又出門借錢去了。

從露這丫頭在做針線活時，心神不專，居然連扎了三次手指，被眾丫鬟取笑得臉都紅了，索性放下手裡的針線活不做了，去描新花樣。

妙竹捂著嘴笑道：「從露，妳描個大牛吃草的花樣來繡吧。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就連一直抵著嘴忍笑沒出聲的心香也「噗嗤」笑了出來，其他幾個丫鬟更是笑得滾成一團了。

從露惱羞成怒起來去追打她，妙竹一路笑著跑到了外面院子裡，從露這才悻悻然回屋，臉依然是通紅的，狠狠剜了從霜一眼，「都怪妳多嘴多舌！」

從霜縮著肩膀，吐吐舌頭。從露在趙府獨自跑開，半天不見人影的事不是只有她一個知道，昨日這丫頭被小姐叫進屋教訓，罰跪了半天，又罰了兩個月月錢，這事怎麼可能瞞得過一個院裡的姊妹們？

這些丫鬢們整天做的都是瑣碎家務，又沒什麼重大事情，難得有這一個話題，哪有不趁機消遣的道理？

趙晨在屋裡聽見她們的笑鬧聲，不由得也笑，把從露喊進來，讓她整理些天冷要穿的夾衣、夾襖出來，免得她太尷尬。

從露得趙晨解圍，進來後小聲謝過她，低著頭幹了會兒活，臉上紅暈才慢慢消滅。趙晨看了她一眼，見她心靜下來了，才道：「從露，妳年紀還小，我還想留妳在身邊放個兩年。」

這丫頭特別機靈，反應也快，實在是稱心，說實話要不是過兩年她就十七了，不能再耽誤，趙晨還捨不得讓她嫁人呢。

從露點點頭，放下手中的衣物望著她道：「婢子也捨不得離開小姐，之前……之前是婢子自己瞎想，總覺得以後再也沒機會見大牛哥了，再過幾年，小姐就會給婢子指個人嫁了，無論如何也不會是他的……如今小姐知道婢子的心意，婢子反而心定了，從今往後一定全心全意服侍小姐，只求到時候小姐能成全婢子。」

趙晨笑斥，「妳這丫頭，說妳聰明吧，卻糊塗一時，妳服侍我這麼久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我若是真要給妳指個人嫁了，怎麼也得先問問妳的意思吧？」

從露臉帶羞澀地笑了起來，「其實婢子也知道，小姐待婢子和從霜真的是好，只是有時候管不住自己心思，夜裡睡不著，特別容易胡思亂想，想起來就忍不住要哭……」

趙晨理解地輕輕點頭，這世間情之一物，本就是從心不從智，誰能理智應對，那只是用情不夠深罷了。

之後幾天，趙晨晚飯後總是拖著方泓墨去四宜居，到後來也不用她說了，成了每日慣例。

方泓硯與趙采嫣也是天天去四宜居，去的次數多了，方永康夫婦終究沒法一直對趙采嫣冷淡，偶爾也和她聊幾句，只是心裡到底是對這二兒媳有了看法，態度不可能太熱絡，也沒法真心喜歡她。

方永康本來是對侯府嫡女出身的二兒媳更滿意的，卻沒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居然是他看走了眼。反倒是大兒媳為人本分，處事穩重妥當，就連方泓墨那種脾氣的，與她成婚後竟也逐漸改變，可見這大兒媳賢惠。做人最忌諱是耍小聰明，要的是大智，方永康做生意做到如此之大，自然深悟其道，這個大兒媳，很合他的心意。

韓氏看趙晨，一樣是越看越喜歡，其他姑且不論，光是她給方泓墨帶來的變化，就讓方永康與她都欣喜不已，更不用說她謙遜隨和，總是笑容滿面，這樣的孩子，誰會不喜歡？

趙晨與韓氏說話、逗逗方萱玩時，方永康也會與方泓墨聊幾句家常。

其實父子之間哪有什麼深仇大恨，只是性格相沖，漸生隔閡而已。韓氏雖然也設法調停，卻拗不過父子倆的牛脾氣，夾在中間實在難做，好歹讓他們相安無事，已感大幸。

方泓墨前世與父親鬧到最後的僵局，趙采嫻實在是厥功至偉。

乍然重生，他怨氣難平，忍不住動手打了方泓硯，因此事與父親差點又鬧到互相不聞不問，見了面也如陌路人般的境地。

冷靜下來之後，他亦曾想過要與父親和解，然而最難邁出的就是第一步，曾以六妹獲救之事為契機，向父母跪也跪過了，道歉也道歉過了，然而事過之後，卻仍感疏離，見了面行完禮，之後都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幸好有阿晨從中調和，這事才變得簡單許多。那天晚上的闔家歡聚讓他忽然悟到，想不到說什麼，就不用勉強說什麼，許多時候，默默陪伴守護足矣。

那一聲感謝，是發自內心的感激。

很快到了九月底，新婚滿一個月，趙家送來了「滿月」禮盒，方家擺下酒席，招待親家及親眷，共賀新婚滿月。至此，整個婚禮儀式才算是圓滿完成。

宴席結束後，趙晨拉著李氏走到一邊說話，「母親，女兒想問妳要幾個人。」

李氏現在看到趙晨，心裡很是複雜，一方面實在是厭惡她，卻不得不裝出做母親的樣子，另一方面幾次與她明爭暗鬥，都輸得慘不忍睹，實在是很挫敗，這會兒聽到她說要幾個人，不由得生出幾分警惕心來，便謹慎地問道：「要什麼人？」

「鄭大牛，還有他父母與弟弟，他們都是府裡做粗活的，母親應該不至於捨不得給女兒吧？」

就在前幾天，趙晨讓方泓墨幫她找個可靠之人，陪周嬾嬾回一次趙府看望侄兒，探親同時也順便向他打聽對從露的心意，問下來知道他對從露也是真心實意，今日就索性向李氏要人了。

從露在她身後聽見這句，頓時驚喜萬分，偷偷瞄了眼一旁的從霜、妙竹等幾個丫鬟，見她們都滿臉戲謔地望著自己，不禁臉紅了，為掩飾臉上喜色與羞澀，垂下了頭。

這幾個名字李氏都沒什麼印象，心想即使是在府裡幹活，也是無足輕重的人物，不解地問：「妳要這幾個人幹什麼？」

「這母親就不用管了，我自有用得著他們之處。」

李氏哼了一聲，「等我回去查一下家丁名冊，看看這幾個人有沒有要緊的，再告訴妳能不能給。」

幾個做粗活的下人本來不打緊，但怎麼能這麼容易讓趙晨如願呢，難得有機會為難她，至少也要讓她求一下自己再給人。

趙晨早知李氏不會這麼乾脆放人，便微笑著對她道：「母親，姊姊如今的日子，即使沒人給她下絆子，也很難過了，若是……」

李氏沒把話聽完已經心頭一緊，無奈而挫敗地打斷她繼續說下去，「行了行了，就給妳吧。」頓了頓又道：「采嫻與妳好歹姊妹一場，妳別再為難她。」

趙晨不禁好笑，「母親這是說哪裡的話，從來都是姊姊要為難女兒，女兒才是不堪其擾的那一個啊。」

這世間總有些人，從來不檢討自己錯在哪裡，反而要怨怪周圍的人刻意为難，這種自以為是、看不清事實的特質，難道也會遺傳嗎？

李氏不甚贊同地低哼一聲，轉身離開。

從露一直低著頭，等李氏走了才抬起頭來，極輕地叫了一聲，「小姐……」淚珠已經溢出眼眶，順著臉頰滑落。

趙晨回頭見她喜極而泣，心裡面雖然為她高興，卻還是要給這丫頭敲敲警鐘，便板起臉來警告道：「我是為了周嬾嬾有親人在身邊照料，才把鄭大牛要過來，妳可別搞錯了本末。雖然離得近了，也不代表妳可以隨意去會他，須得經過我同意才行，若是膽敢像上次那樣偷偷相會，我先把鄭大牛狠狠打一頓趕出府去。」從露擦了眼淚，拚命點頭，「婢子知道了。」

滿月會親後幾天，劉嬾嬾帶著賣身契與鄭大牛一家過來，由牙人當場重新寫了契書，簽字按指印，鄭大牛一家便算是方府的人了。

這事趙晨預先向韓氏提過，只說周嬾嬾孤苦，身子又不好，有個親侄兒在府裡做事，也好有個照應，但若只來他一個，又妨礙他對父母盡孝，才把一家四口都要過來，這請求合情合理，韓氏自然答應。

從露前一夜就興奮得沒睡著，這一天更是心神不定，直到契約簽定，心中的大石這才落地。

別說從露為這件事高興，連周嬾嬾也是滿心喜悅，且趙晨又能有個信得過的人替自己在外跑腿辦事，此事可謂一舉三得。

自從入了十月，這天氣就一日比一日更涼了。

韓氏知道趙晨愛食蟹，買來的蟹分完各房後，又多出六、七斤，就不再分了，直接給了朝嵐居的廚房。

方泓墨和趙晨兩個人哪裡吃得完這麼多，中午的時候分給周嬾嬾和四個大丫鬟一人一對嘗鮮，仍是剩下許多。

這蟹養久了就會瘦，不會一直那麼肥美，趙晨便索性讓廚娘們把剩餘的蟹蒸熟，連丫鬟們一起上陣，幫著廚房拆出蟹肉、蟹膏，這麼多人忙活了將近一個時辰才拆完全部的蟹。

把蟹肉連同蟹膏一起用豬油小火慢熬，直至變成漂亮的金紅色，再趁著滾燙的時候裝在小罐兒裡，上面一層紅亮金黃的蟹油，香氣撲鼻，誘人至極。

把小罐罐口封了，涼透了之後，趁著晚飯前給各房各送去兩罐蟹粉，她自個兒留了兩罐，無論是做菜點、下湯麵或是拌飯，都是極其美味的。

晚上的菜就是蟹粉獅子頭，用嫩菜心鋪底；還有一道菜是蟹釀橙，是將蟹肉與少量蛋液混合，放在掏空的橙皮裡蒸熟，清香鮮美；主食則是蟹黃湯包，用醋佐食，另外再配點時蔬，調配一下葷素比例。

飯後休息了一會兒，他們便準備去四宜居。

方泓墨出門前叮囑道：「今晚起風了，妳多穿點，夜裡回來還要冷，記得讓丫鬟帶上大氅。」

趙晨嫌他囉嗦，「知道啦，每晚都要說一次，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。」

「妳要是冷著了，倒楣的還不是我嗎？就是因怕自己再受凍，我才這麼叮囑妳的。」

趙晨朝他瞧過去，見他嘴角微彎，似笑非笑，自是在說那天晚上脫了外袍給她披上的事，又聽他道：「妳若是心疼我呢，就多穿點衣物，若是不心疼我呢，就不用帶了。」

趙晨偏不肯順著他的話說心疼他，故意道：「你可以不脫衣裳給我啊。」嘴裡是這麼說，卻還是多加了件素絨繡花薄襖穿上，再讓從露把大氅帶上。

方泓墨搖搖頭，歎口氣道：「只許妳不心疼我，我不能不心疼妳啊。」

趙晨正對鏡整理頭髮，聽了這句不由得要笑，朝他走過去，一邊說：「莫非今晚是蟹粉吃得太多，嘴上抹油了？」

「胡說，妳相公明明抹的是蜜啊。」

趙晨微笑著把手伸給他，他溫暖乾燥的手掌握住了她的，兩人一起出了門，往四宜居方向走。

韓氏一見趙晨便招手讓她坐過去，「阿晨，知道妳愛吃蟹，我才特意多撥了幾斤給朝嵐居，怎麼妳還給我們送蟹粉來呢。」

趙晨微笑道：「母親一下子送來那麼多，我們哪裡吃得完呢。兒媳就想做成蟹粉可以多放幾天，既然做得多了，就大家一起嘗嘗，只要別嫌棄兒媳手藝拙劣就好。」

韓氏笑歎，「我原是一片好意，倒讓妳多忙活一下午來拆蟹做蟹粉。」

她們在這邊話家常，另一邊的父子倆也在說著話。

雖然方永康嘴上不說，卻一直關心著方泓墨，聽說了他最近到處借錢的舉動，不免疑惑他要借錢去做什麼，自然會生憂慮，這會兒就問起此事來。

方泓墨便把自己借錢的真正緣由說了。

方永康聽完不禁大笑，笑過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，點頭讚許，「別出心裁，但有奇效，好，好！既然你決意與那些人斷交，為父也放心許多，不如你先接手承前巷那幾間鋪子，學著管營，明天……」

方泓硯與趙采嫻今天來得晚些，恰好這會兒到了，跨進門來行禮問安。

方永康話被打斷，臉上的笑意淡了些，還是向他們點點頭。

趙采嫻聽見了進門前的那幾句，心中頓覺危機，瞧了眼方泓硯，卻見他彷彿什麼感覺都沒有，也不知道他聽見那幾句沒有，但看他還與平時一樣，只說些家常，不知道在公公面前多表現自己的長處，暗恨他遲鈍。

她人坐在這邊，卻心神不屬地聽著那邊父子的交談，韓氏也懶得分神與她說話，讓丫鬟拿出洗淨的棗來讓大家吃。

趙采嫻看見棗了，忽然想起晚飯前趙晨讓人送來的蟹粉，便笑著稱謝，「還要多謝嫂子的蟹粉，真是及時，剛好趕在開飯前送到，我可是挖了一大勺拌飯呢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裡面還有蟹殼沒剔乾淨，差點割破嘴，想來是廚房趕得太過匆忙，

手忙腳亂的緣故吧。」

趙晨聽她明褒暗貶，便還了一句，「今日下午我還和廚房說呢，要是螃蟹不長殼該多好，能省我們多少功夫呀，沒想到有個廚娘挺有意思的，跟我說了這樣一番話——這外強中乾的貨色，要是沒有這一身硬殼給牠撐腰，哪裡還能這樣橫行霸道，耀武揚威呢？早就給大魚小蝦把這一身鮮肉給分著吃了。」

趙采嫻裝作沒聽懂，卻也沒法接這話。

有幾個丫鬟倒是聽懂了，忍著沒敢笑。

第二十四章 投資香藥引

第二天清晨，從和春園請完安出來後，方永康就把方泓墨叫去，把幾本帳簿交給他，又讓徐管事陪著他去承前巷看看鋪面，熟悉一下鋪子裡的掌櫃夥計。

趙晨安排完院裡的雜務，翻翻手頭的書，基本都看過了，便去方泓墨的書房，準備找幾本書來看看。

她進了書房後就發現有些異樣，仔細觀察了一下四周，發現牆上有些空白之處，比周圍的牆壁更白，可以看出原本是掛著字畫的，這樣的空白有好幾處，另外博古架上的古玩也少了許多。

她略生疑惑，想起前些天方泓墨開過庫房，說要整理東西，就再到庫房去看，發現那些消失的字畫古玩並未收進庫房，反而庫房裡少了好些箱子，她的嫁妝一樣沒動過，少的全都是方泓墨自己的東西。

等午間他回來時，她便問他此事。

方泓墨微微一笑，「這些天我整理了一下舊物，有些古玩字畫算不上精品，放著也是占地方，索性賣了，讓那些人更相信我缺錢。」

趙晨這便釋然了。

方泓墨輕咳一聲，又道：「不過，我也確實是缺錢了。」

趙晨訝異地看著他，等他說下去。

「今天本來就想和妳提這件事，正好妳問了……阿晨，能不能把那盒珍珠先借我，若是妳有多餘的閒錢，也一併給我。」

趙晨看著他，「我能問下做什麼用嗎？」

他微微凝眉，「本來告訴妳也無妨，只怕說了妳也弄不明白。」

看到趙晨眉毛挑起來了，他不禁笑，「簡單地說吧，這段時候的香藥引已經到了最低價，十幾年沒這麼低過了，現在買入的話，不出半年就有豐厚利潤……說不定還是巨利。」

「說不定而已。」趙晨淡淡道，她大概知道他說的是什麼。

交引是官府發給的商貿憑證，官府實行鹽、茶、酒、礬、鐵、香藥等禁榷制度，控制其生產和流通，商人必須在京師或沿江榷貨務繳納錢款，領取交引，再憑交引到指定地點提取相應貨物，才能加以售賣。

鹽、茶、酒等等禁榷貨物，若無交引為憑，是絕對不能私下交易的，一旦發現私買私賣，輕者罰沒貨物錢款，重者則會入刑。只因這類似提貨單的交引，認引不認人，便可以脫離實物直接交易，交引本身又有巨大的虛估額，漸漸成為可以流

通並炒賣的有價證券，大約可算是古代的期貨交易了。

這種交易雖然有獲利的可能，也有賠本的可能。

方泓墨這幾日不光是「借錢」，也十分關注時事變化，他發現事態發展變化幾乎是與另一世記憶中的一模一樣，當然因為他沒法確切回憶起發生這些事的具體時間，所以只能說是幾乎。

他有意購入香藥引，是因為他知道大約在一、兩個月間，香藥引的交易價就會暴漲，但他沒法向趙晨說明自己如此肯定的緣由。

期貨，趙晨承認自己是不懂的，但這類交易有著巨大的風險，她還是很清楚的。她本以為泓墨在考慮正經生意，公公已經是很明顯的在給他機會了，沒想到他竟然還是要去投機。

念及此，她只覺失望至極，抬眸看向方泓墨，「為何不能腳踏實地去做事，非要去那些今天有、明天無的投機？」

方泓墨見了她的這種眼神，眉頭不由得皺了一下，隨後彷彿賭氣般冷冷道：「妳若是不能信我就罷了，我自會另想辦法。」

趙晨苦笑一下，另想辦法？不就是找朋友借錢嗎？若是真的虧了本，別人就要討債討上門來了。一樣要還錢，給公公知道了，只怕又是另一場風波。

若是虧掉的是自己的錢，好歹沒有那麼難堪，他也能記得這個教訓。

她想清楚前後利害關係，便讓從露去取來那盒珍珠，放在桌上，淡聲道：「拿去吧，只盼你記得今日的承諾，小心謹慎地處置。」說完，起身進了裡屋。

她就只當從來沒有收過方家的這份謝禮！

方泓墨看著她的背影，欲言又止，終究是什麼都沒說，收起那盒珍珠，徑直出門去了。

趙晨不是心疼錢，她既能把珍珠拿出來給了方泓墨，就不會再記掛這份財物，如果他真的虧了本，她反而會笑著安慰他。

讓她失望的是方泓墨不願腳踏實地做點可持續發展的生意，如今這般投機，即使一時獲利，之後呢，能次次獲利？

但有些教訓，不親自經歷過一次是不會明白的，她已經表過態了，多說無益，她不願也不能讓這件事影響到他們之間的感情與親密關係。

方泓墨這一出去就是大半天，晚上沒回家吃飯，倒是派了個小廝回來知會了一聲，讓趙晨不要等。

直到入夜了，他才回家，見趙晨不在朝嵐居，從露、從霜也都不在，知道她多數是去了父母那裡，找來妙竹詢問她晚上的情況，「阿晨晚飯和平時一樣按時用的嗎？她今日有什麼與往日不同嗎？」

妙竹點點頭，又搖搖頭，「少夫人和平時一樣，沒什麼不同。」想了想，又補充道：「就是話少了些。」

方泓墨微微頷首表示知道了，回屋換了身衣裳，往四宜居而去。

趙晨正好告辭公婆從四宜居裡出來，瞧見他遠遠過來，心裡不由得一暖，朝他走過去時，嘴角便帶著些許笑意。

方泓墨走得近了，藉著明滅閃爍的昏黃燈光瞧見她清麗臉龐上的微笑，心裡一鬆。兩人都沒再提白天的事，很自然地挽起手，並肩緩步往回走。

十一月第一個旬休的清晨，卯正之前，方家眾人已經陸續聚在和春園給老太爺、老夫人請安。

東方天際未明，外面一片黑漆漆的，屋裡點著燈，不禁讓人有種恍如夜間的錯覺。讀書郎最是辛苦，連旬休也沒有，方泓睿跟著方永德夫婦來請過安後，就要趕去學堂了。

方老太爺、方老夫人心疼孫子，讓他早晨不用常常來請安，因此趙晨自從敬茶那日至今，總共就沒見過他幾次。

十五歲的少年個子很高了，只是比起兩個堂哥來略顯瘦削，俊秀的臉龐仍帶著少許青澀之氣，他過來向方泓墨與趙晨見禮時，一臉淡淡的樣子。

方泓墨見他這般不苟言笑，不由起了逗弄調笑之心，轉頭對趙晨道：「阿晨，這就是妳當初丟杯子丟中之人。」

少年人的臉皮薄，方泓睿被當場揭穿出醜之事，頰上立時泛起一抹淡紅，一時不知該做何反應，又不敢看趙晨，只好惱恨地瞪著這坑人堂哥，不發一言。

其實不用方泓墨說，趙晨也基本心中有數，這方府裡的青年男子就這麼幾個，那天在屏風後面偷看的也只能是方泓睿了，難得有年輕女子來家裡做客看戲，少年人會好奇偷看也屬天性驅使。

她瞥了方泓墨一眼，「我哪有丟過什麼杯子，你用那隻眼睛瞧見的？」

方泓墨知她是給方泓睿留面子，便順著她的話道：「好吧，我是沒親眼瞧見，都是我胡說的。」

趙晨用他一個孺子可教的眼神，轉向方泓睿微笑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四弟還得趕著去學堂讀書呢，不趕緊走，若是遲到的話，可要被夫子責罰了。」

方泓睿感謝地看了她一眼，匆匆告辭離開。

方泓墨歎息道：「怎麼到最後總是我做壞人，妳扮好人呢？」

趙晨道：「我本來就是好人，不用扮，你本來就是壞人，不用裝。」

方泓墨不甚贊同，「憑什麼說我是壞人，我欺負過妳嗎？」

方嫻剛好走過來，好奇地問道：「大哥、大嫂，你們在說什麼好人、壞人啊？」

趙晨笑而不語，看向方泓墨，方泓墨也笑著不說話。

方嫻有點猜到這是他們夫妻間調笑的話，臉紅了紅，便不再問這事了。

眼看人都到齊了，只差方泓硯與趙采嫻，方永康面色有些不好看，韓氏便準備差人去春澤居催促，卻見春澤居裡一個丫鬟過來了，稟告稱二少夫人身體不適，二少爺陪著，都無法來請早安，請諸位長輩見諒。

韓氏只淡淡問了句，「請大夫來了嗎？」

「回大夫人，已經去請了。」

韓氏便不再理這事，去扶著方老夫人，方永康扶方老太爺，眾人一起入席用早飯。

到了這日上午，春澤居便傳出來一個消息——二少夫人有身孕了。

韓氏再是不待見這二兒媳，對她有孕之事仍感驚喜萬分，這便立即與傳話的丫鬟一起趕往春澤居去看個究竟。

趙采嫣正坐在屋裡，笑意盈盈地跟方泓硯說話，見婆婆親自來了，喜悅地站起來，上前行禮。

韓氏端詳了她一會兒，見她氣色不錯，便含笑點點頭，轉向站在一旁的大夫，發現不是常請的那位王老大夫，微覺訝異，看了眼方泓硯。

方泓硯滿臉都是壓抑不住的喜悅之情，「早晨采嫣便有些噁心難受，兒子擔心便去請大夫，因之前有些徵兆，懷疑是有了，而王老大夫不善婦人科，所以請了這位張大夫來看看。」

其實這只是部分原因，另一部分是因為他上一次請王老大夫替趙采嫣「看病」時，被狠狠嘲諷，一想起來就膈應，便不願再去請王老大夫來替趙采嫣診脈。

張大夫見韓氏看過來，便捋著鬍鬚點頭，「稟夫人，令兒媳確是喜脈無疑。脈象平穩，母子都十分健康。」

韓氏这下真的是喜不自勝，笑著叮囑趙采嫣道：「要注意休息，不能快走，小心摔跌……」把諸事都數上一遍後，又逼著方泓硯背一遍，直到他苦著臉表示全都記住了，她才離開春澤居。

回去後，韓氏就張羅著準備嬰兒的衣物鞋襪、襁褓等物。方永康回來後聽說此事，也一樣是大喜過望，四宜居裡一片忙碌，又是喜氣洋洋。

這天晚間，趙采嫣特意提早用晚飯，飯後立即拉著方泓硯去四宜居，比趙晨他們還早到，她一進門行完禮就走去韓氏身邊說話。

韓氏示意她坐下說，趙采嫣便直接坐在韓氏身邊，這兒原來一直是趙晨坐的位置。韓氏雖然高興即將抱孫，留意到她這個舉動還是微微皺眉，但是沒說什麼，她坐都坐下了，總不至於趕她起來。

少時，方泓墨和趙晨一起過來，韓氏等趙晨行完禮後，特意起身走過去，站著和她說了幾句關心的話後，再讓她坐下，免得她誤會自己因趙采嫣有孕就厚此薄彼了，雖說她知道趙晨不是小心眼的人，但她這裡還是要一碗水端平的。

趙采嫣把婆婆的這些舉動看在眼裡，臉色微微變了變，心中不忿。她首先有孕，總是功臣吧，坐一坐婆婆身邊的座位怎麼了？婆婆還要擔心趙晨心裡不舒服！誰讓她肚子不爭氣？

韓氏轉過身來時，趙采嫣臉上又是笑盈盈的了。

趙晨是真不介意坐哪裡，只求趙采嫣能放過她，不要整晚一直說她孕吐如何難受，如何吃不下飯、睡不著午覺了。

最後連韓氏都有點受不了了，說過會兒話後，對趙采嫣勸道：「妳現在情況不同了，早點回去休息吧，也不用每晚都來了，要是覺得累就多睡會兒。」這話一方面是考慮未出世的孫子或孫女，另一方面也是不堪趙采嫣煩擾的緣故。

趙采嫣喜孜孜地答應了，臨走時瞥了趙晨一眼，滿含得意之色。

這夜回到朝嵐居，洗漱過後，方泓墨忽然對趙晨說了句，「我們要更努力些了。」

趙晨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，「努力什麼？」

「生娃啊。」

趙晨噗嗤笑出聲來，「你還嫌不夠努力嗎？」他們成婚才兩個月多些，本來沒必要這麼著急，只不過趙采嫣先有了孕，她卻沒動靜，略微有些尷尬而已。

方泓墨勾唇一笑，「顯然是不夠的。」說著，他走過來伸臂攬住她的腰，低頭吻住她。

一旦情慾被點燃，生娃之類的藉口早就被丟到一邊，餘下的只是純粹的激情罷了。

這個月裡，香藥引的價格果然迅猛上漲，今天買入，明日就能賺錢，眾商逐利，爭相購入，但持有者都期待更高價位，拋出者少，欲購者多，價格越漲越兇，方泓墨手裡所持的交引算下來，價格翻了將近一番。

方泓墨回來說起此事，還開玩笑道：「轉眼妳的珍珠從一盒變兩盒了。」

趙晨也是意外，這回還真的被他算中了，欣喜之餘仍有隱憂，勸他道：「已經如此暴利，賺得也夠多了，不如把這些交引變現吧，免得到時候又跌回來，白忙一場。」

方泓墨卻搖頭，「妳放心，我自有計較。」才翻一倍而已，這香藥引背後有巨賈炒作，一路暴漲，價格直翻了好幾倍，但凡當時急著出手的人，不出三天就要後悔，甚至捶胸頓足，悔恨沒有等等再出售。

趙晨見他不聽勸，也就不勸了，好在畢竟不是借款，再怎麼折損，最多也不過就是回到原位而已。

這邊，方泓硯回家時亦是興奮至極，之前采嫣提議讓他去購入香藥引時，他還半信半疑，但見他猶豫，采嫣甚至拿出自己嫁妝來讓他去購入，他便購入少量看看情況，沒想到價格還真的漲了許多，便想著和她商量，是否再添些錢去加購。

其實趙采嫣前世沒怎麼關心過這些商貿的事情，只記得一些要聞大事。她也是那一日聽耳目提及，方泓墨與趙晨為了買交引之事有過爭執，這才想起前世與香藥引有關的大事來。

她記得當時香藥引先暴漲後暴跌，多少人因此傾家蕩產，還因此牽扯出官司來，不少官員因此貶官免職，甚至獲刑入獄的，便讓方泓硯去關心一下如今香藥引的價格，知道還沒到暴漲的時候，便建議他也去買一些來。

這會兒聽方泓硯說要追加購入，急忙阻止他，「暴漲之後必有暴跌，我們已經賺了許多，及早變現才是落袋為安。」

方泓硯想想也是道理，便答應她明日立即去變現，內心仍不由慨歎，炒作交引真是來錢極快，短短一個多月已經賺了一倍有餘，比經營鋪子要來得快多了。

時如白駒過隙，轉瞬即逝，一眨眼已是臘月裡了。

數場大雪之後，朝嵐居裡的幾株老梅倒是盛放得越發精神，每逢走過時總能聞到一陣幽幽暗香。

從霜折了幾支梅花插在花瓶中，擱在房裡，被炭盆的熱氣一熏，便滿屋都充盈著清冽的幽香。

這是趙晨成為主婦後的第一個新年，不比做姑娘時清閒，有各種年前的準備要做，煙熏臘物、大掃除、準備祭灶、張貼年畫春聯等等。

方泓墨也是忙於店鋪裡的年底盤帳，清算收支盈虧後，著人收帳討債，或是償清貨款。

忙忙碌碌的時間過去更快，等忙定下來，能清閒地透口氣的時候，已經是除夕夜了。

方家眾人團聚在和春園守歲，一起喝酒吃餃子。

餃子裡除了包各式肉餡、菜餡，還有暗藏金銀鏢子的，也有包杏仁、核桃、棗、桂圓和栗子的。要是吃到這些另藏玄機的特殊餃子，那就是來年有吉運的象徵了，吃到的人要說一句吉利話，也算是除夕夜的一項小遊戲了。

為著大家高興和氣，特殊餃子數量並不少，一碗裡總能吃到一兩顆有特殊加料的餃子，就是銀鏢子也不算稀奇，唯獨有金鏢子的餃子就包了一顆。

餃子端上來時熱氣騰騰的，趙晨小口咬著，生怕不小心咬到有金銀鏢子的餃子磕到牙，還沒吃完一顆，就聽方泓睿興高采烈地叫道——

「杏仁！嗯，杏仁……幸福安康健，仁風和藹家。」

方老太爺呵呵笑著，方老夫人連連點頭。

方泓睿這兩句對仗工整不說，還是藏頭詩，且後一句十分大氣，眼界並非局限一門一戶的小家。方永德聽了也不由讚許地微笑點頭，對兒子的表現頗為滿意。

接著又有人相繼吃到核桃、栗子等物，說了各種吉利話。

趙晨吃到了棗，便說了句，「我吃到了棗兒……滿園英紅春來早。」

趙采嫣一心想吃到那顆有金鏢子的餃子，奈何吃了好幾個特殊的，不是核桃就是桂圓，一直不說話也不好，她就隨便想了句來說：「桂圓，春來佳節人團圓。」

方二夫人林氏微笑道：「采嫣吃到了桂圓，不如說早生貴子更應景啊。」

趙采嫣不禁有些羞澀地笑，但心裡更多的是喜悅自豪，瞥了趙晨一眼，見她臉上淡淡的沒什麼反應，便在心底暗暗呿了一聲。

這時，方泓墨突然吐出一物，落在調羹裡叮噠作響，眾人都看過去，原來那顆金鏢子竟然讓他吃到了，都笑著起鬨要今晚最幸運之人說句大吉利話。

方泓墨微微一笑，起身舉杯道：「富貴發利世，福祿入門喜，新一年祝諸位長輩、兄弟姊妹升官發財，萬事順遂，好運連連。」

方家眾人盡皆撫掌喝彩，接著便是猜謎行酒令，一直玩到深夜才散。

因為過節的緣故，除了有身孕的趙采嫣不能飲酒之外，其餘方家女眷在席上一同喝些溫過的淡酒助興，趙晨也喝了幾盅酒，在宴席上還不覺得什麼，回朝嵐居的路上，她酒意上頭，走路開始搖晃起來，便一頭靠在方泓墨肩上，整個人也全倚在他身上。

方泓墨難得瞧見她這般迷迷糊糊不能自控的樣子，不禁微笑起來，又怕她著涼，用自己的斗篷將她一同裹進來，摟著她的腰，帶她一起走。

走了幾步，忽然耳邊傳來她極輕的聲音，「阿墨，要是我一直沒孩子怎麼辦？」他愣了愣，失笑道：「婚後才不過數月，急什麼？不用擔心此事，會有的。」

「四個月……很快就半年了……要是我一直都沒能懷上呢？我二叔二孀就是一直無後，我真怕我會像二叔一樣……」

方泓墨忽然憶起方才吃餃子時林氏與趙采嫻的對話，當時她聽到時顯得不在意，其實心裡還是在意的吧……

他便笑著摸摸她的頭，柔聲安慰道：「喝醉了胡思亂想，妳二叔是男子，妳是女子，再說你們都是庶出的，他和妳隔得遠著呢。」

趙晨發出極輕的一聲「呵」，既像是歎息，又像是輕笑，「是我想太多了，回去是否再努力一下？」

他發出一聲低笑，低頭吻了一下她帶著淡淡酒味的雙唇。

回到屋裡，方泓墨關上門，她主動脫了衣裳，勾上他的脖子，他熱烈地吻著她，吮吸著她綿軟的雙唇，一面脫去衣物，將她托起，抵在牆上，挺身而入，藉著酒意攻伐衝刺，少了平日的溫柔纏綿，卻更為猛烈直接，直抵核心。

她低吟著輕喚他的名字，飽含愛意，他的衝擊變得更為強硬迅猛，一波又一波，把她帶入至上的境地。

第二十五章 認識好友夫妻

因昨夜睡得晚了，又喝過點酒，趙晨難得起晚了，直到日上三竿才醒來，不過方家眾人都是同樣情況，老太爺、老夫人昨晚就先免了各房第二天早晨的請安。

她睜開眼，見身邊床鋪是空的，金燦燦的陽光從窗外照進來，帶著暖意灑在床前的地上，再轉眸看房內，見方泓墨也是剛起床，正在穿衣，便舒暢地伸了個懶腰。

方泓墨聽見動靜，回頭瞧見她也醒了，便問她，「想不想去逛廟會？」

趙晨掀開被子坐起，笑盈盈地說道「想。」

每年的新年裡，淮京城內的大照寺都會舉辦盛大的廟會，商販百貨雲集，人流如潮，連續十五天，從正月初一一直到十五元宵節。

不僅是大照寺內，連大照寺周邊地方也一樣熱鬧非凡，遊人如織，那一帶本就有許多店鋪，今日也一併都生意興旺。

下了馬車後，方泓墨帶著趙晨直奔一個方向，說是要帶她去淮京城裡最好吃的燒餅。

趙晨笑道：「燒餅再好吃，也只是燒餅罷了。」

方泓墨神祕一笑，「一會兒妳就知道了。」

還沒到地方，趙晨就聞到一股特別香的味道，遠遠地看見一堆人，上方一道青底白字的幌子正迎風而晃，上面寫著「崔家大燒餅」這幾個大字。

走到人群前，那香味變得愈加濃烈了，真的是勾人食慾。趙晨也不由得期待起來。然而鋪子前擠滿了人，裡三層、外三層，看這架勢，沒有一把力氣是絕對擠不進去的。

她轉頭看向方泓墨，莫非這位翩翩佳公子要憑體力擠進人堆裡去買燒餅嗎？

緊接著就聽他喊了聲，「方元！」

人堆中立時響起一聲回答，「少爺稍等，馬上就好。」

趙晨恍悟，原來他讓方元先過來了，占著人群裡面的位置，就等他們到了。

不久，就見一名小廝從人堆裡奮力擠出，身體弓起，手肘外張，護著手中捧著的東西。好不容易他才鑽了出來，小跑幾步到他們面前，手裡捧著一大張乾荷葉，荷葉上的燒餅果然比一般的燒餅大許多，卻又薄了許多，還蒸騰著滾燙的熱氣。

「少爺、少夫人，剛出爐的！」

方泓墨拿手帕折了幾層，包起一只燒餅，遞給趙晨時囑咐道：「小心燙。」

趙晨接過來輕輕吹了吹，小心地咬了一口，剛烤好的餅又燙又脆又香，細細咀嚼後，餅皮又變得極有咬勁，燒餅裡加有拌了花椒油的豬肉餡，餡料多到每一口都能吃到肉，餅上還撒了許多芝麻，嚼起來麻辣鮮香，令人欲罷不能，只想一口接一口地吃下去。

她這才相信方泓墨所說的，這崔家大燒餅果然是她所吃過最好吃的燒餅。

方元也不是白辛苦的，他一口氣買了許多燒餅，連從露、從霜與他都有分。

趙晨戴著帷帽不怕有失儀態，邊走邊吃邊逛廟會，一路上看到澆糖畫的、捏麵人的、炸臭豆腐的、賣竹刀、木矛與撥浪鼓的、賣花燈年畫的、賣魯班鎖、九連環的……林林總總的各式小吃與百貨。

忽然瞧見一個攤位，上面擺著一只巨大的橙黃色物事，遠看樣子和扁圓的南瓜有點像，走近去聞到一股甜香，這才知道是糖做的。不過這個巨大的糖瓜只是做幌子用的，真正賣的是小糖瓜，中心是空的，皮厚不及五分，外面帶著芝麻，瞧著挺有趣。

方泓墨見她多看了幾眼，便讓方元買了幾個。

走了會兒又看到一個賣傀儡娃娃的攤子，上面各式傀儡穿著戲服裡的全套行頭，男女老少各種形象都有，十分精巧有趣。她走近去仔細地一個個看過去，最後挑選了一對乖巧可愛的男女童子買下。

一路逛過來，走走停停不覺累，直到方泓墨問她「要不要休息」，她才意識到腿酸了。

他們找了家茶攤坐下歇歇腳，入座後，茶博士過來招呼，方泓墨隨便點了幾樣，忽然「咦」了一聲。

趙晨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，就見外面進來一對璧人，男子面容俊秀，身材頎長，氣質儒雅，女子沒戴帷帽，容貌明麗清秀，一對杏眼黑白分明，顧盼有神。

方泓墨臉上浮起微笑，起身招了招手，「子毅！」

趙晨一聽這名字，記起是方泓墨還字畫的那位好友，也跟著站起來相迎。

那對男女轉眸瞧見了他們，便笑著走過來。

方泓墨向趙晨介紹，「俞子毅，淮京布政司左參政之子，這是他夫人，閨名我不便說，妳自己問她吧。」

俞夫人白了方泓墨一眼，「一開口就把我公公的名號抬出來，也不知道是介紹敏博呢，還是介紹他爹，還說什麼閨名不便說，我的名字你不知道叫過多少次了，偏偏在你夫人面前就裝起君子來了，都稱這種人叫偽君子。」

趙晨忍不住笑了出來，只覺這位俞夫人性格潑辣活潑，看起來與泓墨很熟，但那種感覺就像是兄妹之間的調侃，一問果然她是方泓墨的表妹，姓孟，名雲英。

趙晨也把自己的名字說了，既是親戚熟識，她坐下後便把帷帽摘了。

孟雲英發出一聲驚歎，「淵淳，我說你怎麼婚後突然變了性子，做起正人君子來了，原來都是你夫人之功啊。」

趙晨不禁微笑，方泓墨這位表妹活潑有趣，又十分會說話，實在是難得的妙人。俞子毅話卻不多，只瞧著孟雲英與方泓墨鬥嘴，細長的眼眸裡帶著溫暖笑意。四人坐了一會兒，歇夠了便走出茶鋪。

孟雲英提議道：「吃也吃過了，喝也喝過了，我們去看傀儡戲吧，聽說今年仍是請了名角張金線，還是新戲碼。」

趙晨點頭，反正不管新舊戲碼她都沒看過，雖然她本來不愛看戲，但既然來了廟會，小吃、百貨也逛得差不多了，去湊湊熱鬧也好，其實最難得的是同去的人有趣。

自從穿越過來後，她不得不約束自己的言行，以符合原主的性格，漸漸地謹言慎行也就成了習慣，如今突然碰到這麼個表妹，性格活潑兼風趣直爽，讓她頗有好感，自然而然有了親近交往之意。

夫人們都同意了，兩位寵妻的公子更沒意見，四人便往傀儡戲台的方向去。

傀儡戲便是木偶戲，戲臺規模比一般的戲台小了许多，上方與四周倒有大量布幕遮擋，供操縱傀儡者藏身。

戲台就搭在觀音殿前的空地上，前設數十座位，用半人高的棚子圍起，是要付錢入座的。雖然只要花十文錢即可坐著看戲，但還是有許多人寧可站在周圍看。若是來得早，占到好位置，還是能看得清楚，若是來晚了，只能踮腳伸脖子拚命張望，也有不少青年少年爬到旁邊的樹上，居高臨下看的，只是隔得那麼遠，也不知他們能不能看得清。

趙晨他們到得晚，戲馬上就要開演了，裡面的座位都坐滿了人，周邊更是裡三層外三層。孟雲英不禁失望地歎口氣，「今日是看不成了……」

方泓墨微笑道：「真想看怎會看不成？」叫方元過來，耳邊囑咐了幾句。

方元點頭領命而去，不多久前排幾個座位就空了出來，原來方元與那些人商量花錢買座，最終用五十文一位的價格請走那幾人，把座位騰了出來。

孟雲英搖頭道：「君子不奪人所愛，你這樣不好。」嘴上雖是這麼說，卻笑嘻嘻地拉著趙晨去坐在了最中間。

方泓墨在趙晨身邊坐下，「我何時奪人所愛了？只是在金錢與坐著看戲之間，那些人選擇前者，而我恰好付得起這些錢而已。」

孟雲英皺皺鼻子，「好臭好臭。」

方泓墨知她這話出口必有揶揄他的後招，自然不會去接她的話。

趙晨只笑著聽，俞子毅也是微笑不語。

孟雲英也不等他們，自己接著往下說：「好重的銅臭味啊！」

「別忘記妳如今坐著的地方，正是用充滿銅臭味的東西換來的。」方泓墨一臉「了

不起妳別坐」的不以為然。

說笑間，只聽一聲拉長的吆喝，接著鑼鼓聲響起，一只傀儡從布幕後躡手躡足地鑽出來，臉上五官俱全，然形貌醜陋，姿態鬼祟，一看便是個丑角。

這場戲說的是龍宮海藏瘦鬼逃至人間，化為惡疫，為害無數百姓，一天師為降伏惡疫鬼，使盡法術，卻不能奏效，只能去求教田元帥。

元帥兄弟三人設下妙計，在京中做賽舟奪旗的遊戲，百姓齊集，喧鬧嬉戲時，疫鬼乘機顯形作亂。就在危急關頭，隱藏的兄弟三人突然出面，將疫鬼百般戲弄、懲治，最終成功地幫助天師施法降魔，使疫患除盡。

今年請來的果然不愧是名角，傀儡懸絲，歌舞作戲，一舉一動都靈動至極，栩栩如生，使人一心一意地沉浸在其中，甚至完全忘記了這些傀儡只是受人操縱才會活動的事實。

戲終散場，已是正午時分，俞子毅事先在白雲樓訂了包間，邀請方泓墨與趙晨一同去用飯，方泓墨便喚方元去取消自己在另一間酒樓訂的位。

他們順著人流往外走，俞氏夫婦走在前面些，方泓墨與趙晨走在稍後面些。

前面一間鋪子門簾忽地掀起，從裡面鑽出一名粗壯漢子，這漢子穿著黑色短衣，紮著褲腿，外罩一件油光光的皮襖，身形偉岸剽悍，隨手拋擲著一枚錢幣，動作快如閃電，握住了拋至半空中的錢幣，遍佈絡腮鬍子的臉上便露出一個張揚而得意的笑容。

方泓墨隨意一瞥間，偶然瞧見了漢子的張揚笑容，不覺心神一震，這神態怎麼這麼眼熟……

漢子走的方向與他們的去路相反，已經從旁邊走過去了，他又回頭去望，腳步不由自主地遲疑，慢了下來。

趙晨察覺他的異狀，問了聲，「怎麼了？」

方泓墨心不在焉，隨口說了句，「沒什麼。」停了停又道：「妳和子毅他們先去，我一會兒就來。」說著，便轉身疾步往回走。

趙晨叫了聲，「泓墨……」

見他充耳不聞地越走越遠了，她微擰眉頭，盯著他的背影，覺得他的樣子很不對勁，實在是沒法放心跟俞氏夫婦一起先去酒樓。

她回頭朝前看，只見走在前面的俞子毅和孟雲英並未察覺他突然離開，兩人說這幾句話的時間，他們已經走到數十尺外了。

再次回頭朝來路看，就在她猶豫的這會兒時間，方泓墨也已經走出百餘尺，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，只能偶爾看見他穿的那件天青色錦袍閃現，再走遠點恐怕就追不上了。

她留下從霜，讓她向俞氏夫婦說明情況，自己帶著從露去追方泓墨。

然而人實在太多，根本走不快，她雙眼緊緊盯著那道天青色的背影，只能用視線餘光觀察周圍情況，一心急著追上他，還要分神躲開迎面而來的行人，幾次都差點與人撞上，追出幾十步後，剛繞開前面一人，眼前又迎面來了一個，急忙閃身時，沒能留意腳下，踩到路上一處凹陷，腳一歪，失去重心便摔了下去。

從露急忙扶住她，才沒讓她摔倒在地。但她的腳踝處卻傳來一陣劇痛。

「少夫人！沒事吧？」從露焦急地問了句。

「我沒事，妳快去追他！」趙晨推了把從露。

從露不太放心地放開了她，見她勉強能站著，便應了一聲，急急忙忙地追了過去。趙晨抬頭，在人群中極力搜尋那道天青色背影，卻怎麼也找不到了。

此時俞子毅和孟雲英被從霜叫了回來，匆匆走近，見只有趙晨一個人站在原地，孟雲英滿臉疑惑地問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，淵淳呢？」

趙晨試著邁了一步，但右腳稍稍用力便覺劇痛，她伸手搭著從霜的手臂，抬頭看向孟雲英，「我也不知怎麼回事，泓墨突然說讓我和你們先去，他一會兒就來，可又不說是幹麼去了，我才想追上他問問，沒想到卻把腳扭了。」

孟雲英呿了一聲，「妳管這不著調的幹麼？白白扭了自己的腳。他又不是頭一次這樣，突然想到哪齣就是哪齣，根本不會和人解釋。」她回頭看向俞子毅，求證般問道：「你說是吧？」

俞子毅眉頭微鎖，在孟雲英與趙晨看過來時轉瞬舒展眉宇，露出一個微笑，點頭道：「是啊，這對他來說尋常得很。」

趙晨扭傷了腳，也只能先回去，卻仍是不放心方泓墨，俞子毅見她神情憂慮，便道：「我們先送妳回去，留個人去酒樓守著，其餘人在這裡找，若是他過去了，自會知道妳先回家了。」

趙晨也知如今只能這樣了，俞子毅的安排已經極為周到。

孟雲英把趙晨送回方府，一直等到請來王老大夫，替她看了腳傷孟雲英才走。

她這只是尋常扭傷，並未傷到骨頭，只要外敷活血化瘀的跌打藥膏即可。

從霜去吩咐人外出配藥時，從露就從外面回來了。

趙晨焦急地問她，「如何？追上他了嗎？」

從露一臉無奈地搖搖頭，趙晨也只能作罷，連追都沒追上，自然沒能問的了。

又等了半個多時辰，方泓墨才回來，趙晨見他行動如常，沒什麼異狀，倒放心了。

方泓墨在酒樓外已經聽俞子毅的小廝提及趙晨扭傷腳的事，回來見她靠在榻上休息，視線便移向她腳踝處，關切地問道：「傷得如何，有沒有傷到骨頭？」一邊坐在榻上，掀開她的裙角查看。

趙晨的腳已經敷上藥膏，外面裹著繃帶，再套著襪子，自然看不出什麼，她無心多談自己的腳傷，盯著方泓墨的臉問他，「你突然跑開是去哪兒了？」

他只淡淡道：「我突然見著一張熟面孔，許多年不見已經失了聯繫，沒想到在廟會上遇見了，原想追上去問問他如今怎麼樣，真追上了才發現認錯了人，再回來找你們，才知妳扭傷了腳。」

他轉頭看向她，墨眸中含著歉意，語氣溫柔，「是我不好，沒對妳說清楚就去追人，害得妳擔心，還扭傷了腳。」

趙晨聽他解釋合理，也就釋然了，便只道：「這不能怪妳，是我自己心急，廟會上人太多，說一兩句話的功夫，人就找不到了，也難怪妳顧不上說明就急著去追。」想了想，她又問道：「你怎麼不早點讓我認識雲英和她丈夫呢？一個是你表妹，

一個是你好友兼表妹夫，居然還要靠偶遇才讓我認識他們！」

「婚禮上他們不是來過？」

「那時候匆匆一面，哪裡記得住那麼多親戚朋友？可如今我們成婚都四個多月了，你始終都沒介紹我們認識，是不是有點不合理？」

方泓墨略顯無奈，「妳也見過她揶揄我的樣子，理由相信不用我多解釋吧？」

趙晨想起孟雲英的舉動，不由得樂了，「以後我們要多和他們來往才是。」

方泓墨歎口氣，他有不好的預感，阿晨會學壞的……

方泓墨為趙晨扭傷之事頗為愧疚，之後幾天一直在家陪著她，平日裡他們晚上都不用丫鬟在房裡伺候，這回趙晨扭傷了腳，晚間入睡時脫衣不便，他也不叫丫鬟進來服侍，自己幫她換衣裳，還拿了梳子來，說要替她梳頭。

趙晨因此笑言，「看來以後有機會的話，我還要多扭傷幾次。」

他在她身後微微笑，拆了她的髮髻，慢悠悠地把她滿頭烏髮梳理順滑，再無一絲糾纏，俯身在她頭頂親了一下，「可別再扭傷了，以後晚間梳頭的事包在我身上便是。」

他在家陪了她兩天，直到初三，畢竟是過年節，許多禮節應酬不能缺少，便出門投名帖拜年去了。

趙晨臥床休養，一個人待著頗為無聊，書看多了也頭暈，正琢磨著找點手工來做，忽然聽丫鬟通報，說孟雲英來探望她了，不禁微笑起來。

閒聊時孟雲英說起了時事，「聽敏博說，最近西南地區不太平，很可能要起戰事呢，雖然敏博說影響不到我們，哎……總不是什麼讓人高興的事。」說著，忽然想起什麼似的，「也不是完全沒影響，妳知不知道，前段時間香藥引暴漲之事。」

趙晨心中一緊，追問道：「自然知道，可是現在跌了？」

孟雲英點點頭，「戰事傳聞一起，香藥引之前漲得太兇，如今跌得也是最慘，三天前還有人借貸負債去買的，可這兩天銅鼓巷的交引鋪都被人擠爆了，只為能搶在跌破血本之前拋售光手中的香藥引。」

孟雲英告辭離開後，趙晨臉上的笑容便淡了，默默想了會兒，泓墨大概也是聽到傳聞了，今日說去投名帖多半是假，說不定此刻正在銅鼓巷拋售交引呢。

損失難免，但只要今日之事能讓他醒悟過來，從此踏踏實實地做事，反而是樁好事。

她想得通透之後，心情反而輕鬆起來，想起孟雲英送的北海刺參，叫來從露把刺參送去廚房泡發。